

是真友情，是真知己！

翠袖乾坤
連盈慧

中國開放初期，不少老畫家天天其門如市，相識不相識的人，都攜帶紙卷自稱粉絲，慕名上門請求贈畫，畫家年紀越大，門外長龍越長，好些高齡畫家給弄到昏頭昏腦，精神應付不來，便為之叫苦連天，如果完全滿足不速之客的要求，連睡眠都沒時間了。

老畫人心知肚明，一百個慕名者，至少九十九個未必真的愛畫，不過看準他年事已高，有百年歸老，可以拿他的畫換錢，難怪有些老畫家迫得冒火，索性閉門狠狠貼個告示：「謝絕探訪！」

最初以為這是我們中國畫家獨有的煩惱，沒想到原來畢加索身邊，覬覦他畫作的人也不少，就算不敢問他要畫，也愛在他面前附庸風雅，不懂藝術而跟他大談外行藝術，同時也看穿兒女未必喜歡自己的畫，只着眼日後變賣老父的畫能令自己富足三世，你說，老畢怎不厭惡所有身邊的人！

於是，裝修工人蓋內克老老實實說看不懂他的畫，他就一時驚為天人了。

真的，對成名大畫家來說，聽了幾十年的恭維話，耳朵也起繭了。任何不斷追求進步的藝術家，也未必喜歡自己的全部作品，那個率直說出他自己感覺的蓋內克，便令畢加索好比開蚌發現珍珠一樣歡喜；這種感覺，一般渴求名利的畫匠永不會有，只有從高峰下望的畢加索，才能從自信中拾取謙卑。

蓋內克的坦白，終於令畢加索遇到了他畢生追求那一點「真」，先後主動贈送給他的二百多幅作品，倒不是什麼寶劍贈俠士，而是為了愛惜這個忘年之交，希望他日後可以變賣自己的畫改善生活，他沒有想到，蓋內克還有更高的靈魂，他知道畢加索名畫可賣天價，還是把它全部捐贈給法國文物部，理由是畢加索是他的朋友、朋友的東西應該交給文物部好好保管，想不到人心澆漓的廿一世紀，由蓋內克秉承法國人的浪漫，鑄就出這個可以傳世的動人故事。

陽澄湖啖蟹

海闊天空
蘇狄嘉

踏入十一月，又到啖蟹季節。

有人說，十月已可以開始嚐大閘蟹，雌蟹先行，到十一月雄蟹接力。但我同性相拒，獨愛雄蟹。吃大閘蟹要呼朋引伴，不宜獨嚼。我記得從前每到十一月，冰姐家的蟹宴是我最最期待的聚會。流水席式的聚餐，由晚上八時開始，直到凌晨，大閘蟹源源不絕捧上桌來，誰人找到位置坐下，即可據案拆蟹。蟹吃得累了，又可一邊喝紹興黃酒，一邊談天說地，不亦樂乎。誰人有工作在身，飽食後可自由告退，又有新來者加入接棒，繼續拆蟹。我是最忠實的捧場客，一坐下去支持到底，最高紀錄一晚解決了八隻大閘蟹，還未計算隨吃蟹後捧上來的那碗雞湯素麵！

關西之旅回程，特別安排留滯上海數天，為的也是大閘蟹。聞說上海鄰近的巴城是陽澄湖產大閘蟹的集散地，有心人特別安排湖畔啖蟹，機會難逢，求之不得。

抵上海翌日，即驅車前赴巴城，司機小邵只說是到「他家裡」，還以為為店名「他家裡」，卻原來真的是他家裡，是蟹農施老的家！施老在湖畔蟹籠中挑了十五隻六兩重的大閘蟹，領著我們便往他家裡走，三層樓高的施宅，窗明几淨，只招呼我們伙五人。直接從湖中抓來的大閘蟹，與一般從市場買來或酒樓吃的不一樣，鮮味無比。地下大廳裡我們每人吃了三隻蟹、鹽水鴨、白切雞、毛豆、素麵，連那小得可愛的蕃薯也吃不下了。

如此精彩的大閘蟹宴，一次當然是不夠的。離開上海回港的當天，我們排除萬難，推掉了不必要的約會，又到巴城啖蟹。施老見我們誠意可嘉，特別駕了他那艘石船，載我們到陽澄湖中，參觀他的蟹棚，拍照留念，然後每人三隻大閘蟹又往肚裡送了。



■難忘那發生在櫻花之國的往事。 網上圖片

人走的時候，大兒子還不會說話，女兒還沒出世，主人雖已為人之父，卻沒有聽過孩子叫聲『爸爸』，老是問孩子會叫爸爸了嗎？可憐那孩子們叫『爸爸』的時候，他爸爸卻聽不見了……」

我也歎氣說：「日本老百姓也是戰爭的受害者啊。那麼您的主人後來怎麼樣了？」

幸子太太說：「我家主人沒有回來了，但不是死在中國，而是死在蘇聯的西伯利亞。我們戰敗投降後，很多士兵被蘇聯強行帶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力，主人後來就死在西伯利亞了。據說被帶到西伯利亞的日本兵，有一半都死在那裡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幸子太太流下了眼淚，她掏出手帕擦去眼淚，才繼續說：「我家主人沒有實現與我的約定，沒有活着回來。我非常思念主人，等我知道主人已經不在人世以後，我為了讓孩子們對他們的父親有一個認識，就用鋼筆一個字一個字地把主人用鉛筆寫的明信片謄寫了一遍，一共有九十四封明信片。唉，算起來也真是怪，這陣『九十四』是非常不吉利的數字。我們日本人最討厭『九』和『四』這兩個數字，因為『九』的發音與『苦』一樣，『四』的發音和『死』一樣，他應該在發第九十三張明信片時就停下來啊。一想到他最後一封明信片是第九十四張，我總要流下眼淚，就像日語的發音一樣，可憐他一定很苦地死去啊。」說着幸子太太又不禁流下了淚水。

最自豪的話題喲。」店裡的人聽都笑了。

我也跟着笑了。之後幸子太太接着說：「我和我家主人是相親結婚的，我結婚那年才十七歲，結婚前我從沒有見過他，我們是結婚以後才開始戀愛。主人對我來說，一半像兄長，一半像戀人，因為他比我大八歲。我第一胎生了個男孩子，他高興得每天唱歌，孩子睡覺前，主人一定會輕輕地吹口琴，一直到孩子睡着。」

我說：「哦，那時候流行口琴嗎？」

幸子太太說：「不，那時候流行的是日本傳統的三味絃琴，只是我家主人唸過書，會一點洋玩意兒吧，主人的口琴吹得可好了，是那種低沉的，娓娓動聽的雙重音……」

這時吧枱那邊的一組客人要算賬回去了，幸子太太對我說：「請等一會兒。」就去趕到玄關前送客人。客人臨走時，其中一位客人對我說：「你這一來，獨佔幸子太太了，下一次留給我們一點時間呀。」

我忙欠身笑着說：「那真是對不起啦。」幸子太太更是高興得把眼睛笑得像月亮一樣彎彎的。

送走客人後，我說再要一份烤魚翅清酒，但幸子太太卻勸我說：「第二份你就只要清酒吧，不必再要魚翅了，繼續兌剛才的烤魚翅喝，味道依然可口的。」

我感謝幸子太太很為客人的錢包考慮。於是幸子太太為我燙了第二盞清酒端來，給我倒進剛才放有魚翅的溫盅裡，喝一口，果然香味不減。

幸子太太接起剛才的話題說：「我家主人離開東京時，上面命令除了軍隊配給的東西之外，盡量不帶私人物品。我記得，我們苦苦篩選，最後主人只帶了那隻口琴和一疊新的明信片。因為當時軍隊發出的信件都要拆信檢查的，與其讓上面拆信檢查，還不如用明信片，還能快一點到家。主人臨走時向我保證說：「我一定活着回來。」

說到這裡，幸子太太深深歎一口氣，眼睛裡泛出淚光，我想幸子太太的丈夫一定沒能活着回來。幸子太太接着說：「自從主人從軍的第二天開始，我就天天盼望着主人的明信片。他的明信片幾乎就兩個話題，一個是想念孩子，一個是掛念我。因為主

囚犯翻身

琴台客聚
韋基舜

「美髯公」朱全興「插翅虎」雷橫情同手足，他放走雷橫後，對眾獄卒說是被雷橫走脫，並故意拖延時間，好讓雷橫走遠，才與眾人返回縣衙向知縣報告。

白秀英雖然被雷橫打死，不死亦死了。知縣對朱全一直有好感，本欲對走脫雷橫之事，不了了之，但白玉喬卻要往上控告朱全放走雷橫，知縣為免受牽連，只好把朱全押解往濟州，由上級知府發落。有云「有錢使得鬼推磨」，朱全家人往濟州府衙上下打點，濟州知府當廳審錄明白，只打二十脊杖，便刺配濟州。

滄州知府見朱全一表人才，貌如重棗，美髯過腹，已先有八分喜歡，遂卸了朱全行枷，暫時不發往牢城收監，留在衙門跟前聽候使喚。朱全深知官場處世道理，在衙門廳前聽候使喚期間，與押番虞侯、門子承局、節級牢子等人和氣相處，並都送了「人情」，自然得衙門中人好感。

古漢語「人情」，另有譯義為金錢或禮物。廣東人「送禮（金錢或禮物）」謂之「做人情」。「做人情」多指賀婚、賀壽、賀新屋入伙。普通話沒有「做人情」這一句話，廣東話沿襲古漢語，「人情」一詞代表禮物仍然流行。

且說回朱全解往滄州後，一日，滄州知府坐堂，朱全在階下待立，知府問朱全為何放走雷橫，導致刺配滄州，好好的，一個鄆城縣牢城節級，如今變作囚犯？

朱全百般分辯：「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，只是一時間不小心，被他走了」。

走了犯人並非重罪，知府乃道：「你也不必得此

重罪？」朱全說是原告人白玉喬執意說是故意放走雷橫，而白秀英又是知縣老相好，知縣只好開重了。

知府道：「雷橫如何打死了那娼妓？」

宋代官官相衛，白秀英既是鄆城縣知縣老相好，滄州知府可呼白秀英為「那婦人」，但卻呼作「那娼妓」，顯然對白秀英並無好感，所以當朱全講述打死白秀英的前因後果，知府乃道：「你敢見他孝道，為義氣上放了他，」

朱全仍然替自己辯護：「小人豈敢公然罔上。」

此時，屏風背後轉出一個小衙內，年方四歲，生得端嚴美貌，乃知府愛子。小衙內看見朱全，逕直走過來要朱全抱，孩子趣怪，朱全抱在懷，小衙內把弄着朱全的長鬚。

知府叫小衙內別胡鬧，但小衙內一直嚷着：「我只要這鬍子抱，和我去耍！」

朱全直覺上認為，如果自己善待小衙內，知府「愛屋及鳥」，則自己在滄州衙門不會吃虧，遂請知府准許抱小衙內出外玩一會。朱全抱小衙內出外玩要一會便返回，小衙內對知府說朱全抱他到街上逛，及買糖及果子給他吃。

知府聽了，十分高興，着下人取酒來與朱全喫，連與朱全喫了三大賞鍾，並吩咐朱全，日後若小衙內要他抱去玩耍，可自行行抱去玩耍，無須到衙門堂上等候。

朱全本是一個囚犯，今成為知府大老爺的「湊仔公」，備受知府信任，委實出乎人意料。然而，人生往往因為一些看似無關痛癢的事出現，卻會改變一個人的生。

（細說水滸，二六六）

幸子太太 (中)

我再咬一小口熏蛤蜊，哦，真是不可模擬的美妙，就像葡萄酒後的奶酪一樣，抽象的思鄉味變成具體的母親的家常料理的味道。我情不自禁地對幸子太太點頭說：「真是太美味了，好像回到家的感覺！」

幸子太太反倒像欣賞着我似的，把眼睛笑得像月亮一樣彎彎的，看着我不住地點頭。

幸子太太見我是第一次來的客人，就給我示範燒蛤蜊的用餐方法。她熟練地點上小鐵鍋下面的酒精燈，沒有放一滴油，也沒有撒一點調味料，把活的蛤蜊擺在小鐵鍋上面，然後蓋上蓋子，一邊和我聊天。過了一小會兒，她恰到好處地掀起小鐵鍋的鍋蓋，這時一隻一隻的蛤蜊正在打開殼，露出裡面白胖胖的臉，打開的蛤蜊蓋，就如榻榻米壁龕上的日本短歌描寫的那樣：「如同千帆啟航」。

幸子太太對我說：「只要看到小鐵鍋上冒出蒸氣，就要馬上打開蓋子，在打開蓋子的同時，裡面蛤蜊的殼也打開，這是品賞蛤蜊的最佳狀態，如果燒過頭就不好吃了。」

這燒好的蛤蜊竟然也不必用任何調料，海水的自然鹹味恰到好處，就那麼吃，非常清爽可口，確實與濃香醇厚的魚翅清酒成為妙不可言的佳配。

幸子太太一邊和我講話，一邊幫我照看小鐵鍋裡燒的蛤蜊。她的動作那麼從容不迫，話語又那麼親切可人，我跟她說：「我是中國人，這是我第一次吃蛤蜊料理。」

幸子太太聽了後，突然眼睛一亮，說：「雖說我們小店已經開了五十八年，可是還從來沒有中國人光顧過，您是光顧我們小店的第一位中國人啊。不管怎麼說，我總覺得我和中國有點關係，因為我家主人（日本女人稱自己的丈夫為『主人』）曾經去中國打過仗。儘管那是罪惡的侵略戰爭，可是我家主人還是在中國生活了六年，比跟我一起生活過的三年，還多出一倍呢。所以我見到您這位中國人，

就感到說不出的親切。」

之後幸子太太好像打開話匣子似地說起話來，說起了她自己的身世。原來幸子太太今年已經八十五歲了，我聽了驚訝地瞪大眼睛，不禁再細看一下幸子太太，心中尋思幸子太太年輕時一定頗有姿色。

雖然幸子太太已經八十五歲了，但是一對單眼皮丹鳳眼，因為眼皮微微重垂，反而形成跨度很大的漂亮雙眼皮。其實世界上單眼皮的女孩子年輕時很羨慕雙眼皮的女孩子，但是年紀大了以後，往往是雙眼皮女人羨慕單眼皮女人了。因為長年的地球吸引力作用，女人的眼皮都會微微重垂，單眼皮的重垂部分就正好就成雙眼皮了，可是雙眼皮的女人就無可救藥地耷拉着歲月的痕跡。上帝就是這樣公平地，讓我們有失有得。

幸子太太就是承蒙上帝的恩賜，八十五歲了，一雙單眼皮丹鳳眼漂亮地張成雙眼皮鳳眼，使幸子太太一下子年輕二十歲！幸子太太一定對自己的眼睛十分得意，細心修整一副與這雙眼睛相對稱的彎彎細細的雙眉，眉宇間雖然不難看出昔日的勞苦，卻更增添了幸子太太的品味。

幸子太太對我聊起家常說：「我的主人叫長谷川壽男，1939年新年剛過，就被政府徵兵，參加戰爭去了中國。那時，我們才結婚三年。大兒子一歲又三個月，小女兒還在我的肚子裡，那年我才二十一歲。」

我聽後禁不住把目光投向吧枱後面的老年男店主，他長得非常像幸子太太，我不禁問幸子太太說：「莫非吧枱後面的男主人是您的兒子？」

幸子太太笑着回答：「是啊，您一眼就看出來。」我也笑着說：「哪裡啊，剛才我還看他長得和您非常像，還以為他是您的弟弟呢。」

幸子太太很高興地說：「經常有客人這樣誤會，我兒子不高興呢。不過他也六十七歲了。」

那邊幸子太太的兒子接過話題說：「這是我媽媽

校對

通想
與國

以前的傳媒機構都設有校對一職。自從電腦打字排版之後，校對的職位就撤銷了。沒有了校對，錯字的責任就落在記者寫稿時不要出錯，或者是編輯兼負校對之職。

不知是否沒有了校對一職，如今的傳媒不時會發現錯別字，甚至連電視新聞的字幕或打在下方的提要，更常有漏字的錯誤發生。

校對校勘的錯誤，其實不應該出在記者寫稿寫錯上面，而是以前的稿件，要經過檢字排出，在檢字中發生的錯誤，才由校對對着原稿勘察錯誤。如今沒有了檢字這一關，照理錯字應該減少才對，但為何錯字反而增多？看來記者和編輯都脫不了關係，不能像以前那樣賴作手民之誤了。

說起檢字，在倪匡的連載小說流行時，兩家不同報館竟然要用同一個檢字員，因為只有這位檢字員，才認得出倪先生的手寫字。我認識台灣的一位報館老總，他的字也非常潦草，也是只有一位檢字員認得。有一次，他寫了份報告給老闆，老闆認不出某些字，叫他去問是什麼字，他左看右看，連自己也認不出來，便對老闆說，把那位檢字員叫上來問問。

如今這些事都不會發生了，因為一切有電腦代勞。

香港以前有一位特級校對，做的不是校對工作，而是寫波經和食經開名的陳夢因先生。他用特級校對為筆名。幾年前出版了一套十冊的《食經》之後，最近又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《講食集》、《粵菜溯源錄》、《鼎鼎雜碎》三本「食之道」。

他的校對工作，是對菜譜，不是對文字。對文字的，是校對，對菜譜的，就是特級校對了。不過，如今校對沒有了，像特級校對對食物的深厚認識的，又有幾人？

珍惜乳房，珍愛自己

獨家風景
呂書練

乳房是女人的性象徵，乃女性美的主要元素，來自乳房的奶汁有天然免疫元素，有助增強嬰孩的抵抗力。當孩子吮吮來自母親的精華時，帶給母親的滿足感是非經歷者難以形容。

記得零八年汶川地震時，有一個悲中見美的鏡頭：一個女人坐着逝世了，她的手裡懷抱着嬰孩，而孩子口裡含着母親的乳頭，母親和孩子就這樣緊密相連，互相依偎走向另一個世界，母子神情都很安詳。所以，乳房也是母性的象徵。然而，乳癌卻成為女性的頭號殺手，威脅着女性性命，被切割的乳房更困擾着患者一生。

嚴肅文學女作家西西曾寫過一篇小說《哀悼乳房》，講一個女人在游泳池的換衣間，還在思量着怎樣的泳衣更好看，以突顯身形美時，就摸到了胸前一個硬塊，「只花生米大小而已」，生活由此改變了。

那是作家的親身經歷。她用文學手法，以病人的身份，打破禁忌，記錄下患上乳癌的心情，描寫治療的過程，剖析病因，並作病後反省，兼及朋友的關懷幫助等。於是，一個並非任何人勇敢的女士，如何在乳癌下重建信心，好好地活了下去。

伊芙琳·蘭黛因為自己患上了乳癌，則以感同身受的筆觸，發起了關注乳房健康的粉紅絲帶運動和成立基金會幫助患者，並呼籲女人要學會珍愛自己。

原來香港也有一位像伊芙琳這樣的女人，她就是張淑儀醫生，乃今年亞視感動香港人物候選人之一。她在二〇〇五年三月八日成立香港乳癌基金會，是本港首間專注乳癌教育、患者支援、研究及倡議的非牟利慈善組織，致力消滅乳癌對女性的威脅。

目前在香港，每十九名女性就有一人有機會患上乳癌，乃亞洲之冠，但基金會發現，女性對乳癌的警覺性不夠高，也很少做X光造影檢查，因為費用不菲。原來在英美兩地，國民可享受有免費檢查，美國婦女一年一次，英國三年一次。現在乘着選特首，女性團體真該好好向兩位候選人爭取這項婦女福利。

四十不惑

生活語絲
吳康民

許多校友在畢業四十周年的時候，紛紛舉行慶祝活動，邀我前往主禮講話。有的畢業三十周年的就已隆重慶祝，還有逢五的也都舉行盛會。近年這種活動使我應接不暇，而每次都要我發言。我不喜歡應幾句套話，總要想出點自認為精闢的言語來應付。

最近又有一次是某屆校友的四十周年畢業慶典。我開頭就說：「古人稱四十而不惑，你們是畢業四十年，當然年逾四十，並已接近花甲，所以應該不惑好久了，還是可喜可賀的。」

著名理學家、哲學家胡繩，在他八十壽辰時，曾寫了一首詩，序言說：「四十有惑，惑而不解，垂三十載」，實在是夫子自道。他的意思是，早年參加革命，滿腔熱情，到了新中國成立，已年過四十。但碰到了反右、大躍進、文化大革命這些事，因而感到「惑而不解」。

四十年前在我們這些愛國學校就讀的學生，難免受到「左」的影響，也許不少人也會「惑而不解」的吧。他們到了四十歲的時候，已經迎來改革開放的好日子，大概便是「四十而不惑」了吧。但是，社會的進步也伴隨着更多的複雜的現象，因此要做到不惑，便要隨波逐流，人云亦云，開動腦筋，獨立思考。

我說，做人，腦子不能懶惰，動腦筋不僅能做到不惑，而且有益健康。年紀大了，懶動腦筋容易發生腦退化，所以腦筋的健康是第一位的，身體的健康是第二位的。我現在經常進行腦訓練，最重要就是寫東西。寫稿有益腦筋健康，有利訓練邏輯思維，這就是組織材料，鋪陳論點。在多讀書報的同時，訓練腦子的靈活和聯想，就比較難患上老人癡呆症。

這些話本來應該向像我這樣八十後的老人說的，五十多歲的中老人還不至有甚麼腦退化，不過既然我的經驗之談，也就提前告訴我的學生了。